

打羽毛球记

□彭乃明



“嘭、嘭、嘭……”羽毛球馆内,铿锵有力的击打声,如鼓点敲醒晨曦的赞歌。

朝阳从明净的玻璃窗斜射进来,羽毛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。“好球!”现场喝彩声不断,一浪高过一浪。

这是“流汗局”的球友们正腾空而起,奋力扣杀,打得难解难分,精彩迭起。“流汗局”意为通过打羽毛球流一身汗。“流汗局”的成员,主要为住在附近的打羽毛球爱好者。

此前我曾兴致勃勃建了一个微信群,名为“羽毛球俱乐部”,想约大家一起打羽毛球,没想到却是“雷声大,雨点小”,以至于不久后,索性“不下雨了”。

后来,教书的地点紧挨羽毛球馆,我

迅速对“俱乐部”进行扩员,尤其注重发展诸如“颈椎不好”的同事,并时不时在群里主动发起邀约。遗憾的是,群里要么无一回应,要么都说忙啊!“流一身汗”的计划只好再度搁浅。

直到一位多年的好兄弟,组建了一个名人“流汗局”的微信群,打羽毛球的计划才再次提起。有了好兄弟,就有了一个搭档,至少不会形单影只。何况,他到处在“招兵买马”,没多久便招募了十多人,实现了“1+1>2”的蝴蝶效应。随后,他把“流汗局”群名改为“为了健康活到99岁”,以此发出强烈倡议:“每周末早晨7:00在羽毛球馆一起流汗!”此后,每周五晚上我们都会通过接龙邀约,确认“流汗对象”,可谓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俱全。

这样,邀约打羽毛球着实方便了很多。每到周末,即便工作再忙,也都会有一种期待,一种自觉。夜里,也常会反复喊着接龙情况。倘若哪天,群里没了动静,只要来一个“投石问路”,就会让群里漾起层层波澜。

一次、两次,一个月、两个月……大家

如同一个小学生,从零起步,从我做起,重在学习,贵在参与和坚持。有人研究视频学技术,有人充当教练进行指导,有人热心购买装备,有人积极提供茶水,不亦乐乎。

打短球、打长球、打高球、打低球、打直线、打斜线、腾空扣杀、背对接球、卧地救球……实战中,成就了多少对黄金搭档,大家球技和友情与日俱增。不管是谁,都是尽力而为,学着与自己比,酣畅淋漓流一身汗,遇见不断进步的自己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流的汗越来越多,大家的好消息接踵而至:体重下去了,血压正常了,颈椎痛缓解了,睡眠好多了……

某天,我悄悄把群名改为“为了健康活到101岁”,有群友笑着回应“别想太多了”“别太贪心了”……意思是要活在当下,活得通透,活得快乐!

对此,我乐呵呵地表示,这是一种美



(CFP图)

好且愉悦的心境,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:“99岁”是一种遗憾,“100岁”是一种达到,而“101岁”是一种剩余,余是一种心态,一种境界,一种涵养,如同“富却不显富”。也正因为如此,有余更能宽心,更能珍惜,更能知足。于是大家欣然接受我改的新群名,心境无比美好。其实,工作如此,生活如此,人生亦如此——此为“打羽毛球记”也。



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,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



□洪春锦

日子随想

中午,没去散步,从食堂吃完饭就回到宿舍,坐在靠窗的小书桌上开始写字。

可能有一两个月的光景,午间的写字零零星星的,多年养成的日课近乎中断。只是,那些字帖,好像一直在内心招呼着,即使只是一行、两行的书写,也能让平日的心情安定许多。

书法的练习,竟真成了自我疗愈的良药。前几日至西安,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远行没有带笔墨的一次。人生走到了中年岁月,许多东西慢慢放下了,而一两件东西则越抓越牢。可能,它们已经长进肉里、心里了。

再看这段时间以来的微信公众号,也几乎没更新了。情绪难平,踌躇不前,是这一段时间的注脚。对一个以文字为生、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,这近乎一种荒废。即使每天只写一句话,只要是通过自己的指尖敲击在键盘上,也会觉得这一天有迹可循,有一些彼时的念想可以存进记忆里。

我是哪一天忽然放下不写了?然后一天天从纠结到慢慢习惯,再到今天偶尔翻看过去的日子,才发现,哦,我真的和那么多的日子永远作别了。越来越不喜欢说话,朋友圈也发得少了,这可能是一种病,连分享的欲望都少了,日子该是多么的寡淡。又一个冬天来了。比起那炙热的夏天,我更喜欢冬天,它让人离春天如此之近,好像一跨过这个门槛,就会迎来新的生机,看那一个个的芽苞慢慢饱满,慢慢绽放,生出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来。

我忘了自己曾在早晨校车上码字时的紧张与快乐了,也忘了曾给自己订下的每日写作计划。这些被我放下的、曾经认为重要的一切,此刻多像在为下一个季节默默积蓄力量的根。一想到未来会繁花满枝,我就又在心里给了自己一点点动力——写下去吧,哪怕再乏味的一天,再枯燥的一个句子,都会成为这个季节扎根沃土的一条根脉。终有一天,这一个个平淡的日子、文字,都会成为春天的养料。

没有哪一天生而不凡。但即使平淡如水的日子,也要尝出其中的甘甜。人生过半,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的样子,富贵穷通,各得其所。但每一天的过法,每一天的心情,都自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和价值。也许,你只在某一个春天里遇见了一朵花,不要失望,就用你百分百的热情好好欣赏它吧。如此,你在这个季节里,也会拥有不输于整个春天的鲜活。

从今天开始,好好生活,不管日子如何,苦的,乐的,喜的,忧的,都要从中尝出独属于自己人生的滋味来。每一天,都用文字留点足迹,长的,短的,好的,坏的,只要是从自己的心间流淌出来的,就是珍贵的表达。



长得像双胞胎的字

●毫 毫

“毫”读音为 háo,意思是细长而尖的毛。

“毫”读音为 bō,安徽有一地名为“亳州”。

●樽 樽

“樽”读音为 zūn或dūn。读zūn时,古义同“樽”,酒杯;读dūn时,古义同“蹲”。部首是“土”。

“樽”读音为 cún,部首是“土”,同“蹲”。

●口 口

“口”读音为 kǒu,意思是嘴。

“口”读音为 wéi时,古同“围”;念guó时,古同“国”。

●余 余

“余”字念cúan,上面是“人”,下面是“水”,合起来表示“(把东西)放入(沸)水中”。

“余”字念tūn,上面是“人”,下面是“水”。“人浮在水上”是漂浮的一种情况,所以“余”的本义是“漂浮”,引申为“用油炸”,如“余油条”。

糖画滋味

□周芳芳



(CFP图)

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自助糖画机在做糖画,仅一两分钟,机器就把顾客选择的图案“打印”出来,惟妙惟肖。对我来说,机器较之手工,少了一种滋味。

我心底珍藏着一幅关于糖画的喧闹图景。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,每当放学铃声响起,穿过校门奔涌而出的小学生们,就像一朵朵翻滚的浪花。如同每一朵小浪花总能在触及礁石时达到情绪的沸点,小

学生们也会在校门口的各色摊点前停住脚步。校门口整齐地排着一溜的摊子,吃的玩的,应有尽有。每个摊子都被孩子们“煎”成了一个“荷包蛋”,阵阵欢笑声和呼喊声像滋滋作响的油花,吸引来更多孩子,把一个个摊子包成里外三层。其中最具人气的,就是糖画摊子。

做糖画要避免开炎热的天气,我们仅在初春、深秋和冬天,才能看到糖画摊子。糖画师傅的手边总有一锅黏稠度适中的糖浆,用炭炉小火慢慢煨着,“咕噜”地冒着琥珀色的细小泡泡。当甜香味袭入众人鼻尖,按捺不住的孩子必然要掏出兜里的零花钱,豪迈地大喊一声:“买一支!”猛搓双手,仿佛这个动作能让运气变好一些,再将手伸向摊上的转盘。糖画师傅是不让顾客自由选择图案的,摊上摆个转盘,上面印着十二生肖的图案,顾客与哪个生肖有缘,全靠手下的运气。每个人都想要转到龙——龙的图案最复杂,线条最多,用糖量最大,还

最威风,但龙总是很难被转到。转子被一次次拨动,伴随着一阵阵喝彩声,可爱的动物糖画被师傅画了出来。它们虚实结合,活灵活现,或憨态可掬,或活泼灵动,它们在做出来的一瞬间就会被新主人疯狂地喜欢上。

即使概率比较低,仍然会有转到龙的幸运儿。他们攥起拳头振臂高呼,在原地来回蹦跳,宣泄过激动的情绪后,会安静下来,与围观者一起屏息凝神,等待一条龙的诞生。糖画师傅也显得更加慎重,他用铁勺搅动着锅里的糖浆,眼神估量着石板的尺寸,在脑海里确定好龙首和龙尾的位置,便胸有成竹地下“笔”,此时铁勺就是糖画师傅的笔,糖浆是他的墨,意在笔先,不带有一丝迟疑。师傅腕间发力,随着淋、绕、提、拉动作的变化和勾连,龙首、龙躯、龙尾逐一呈现,用起子点上眼睛,在糖浆凝固前把竹签粘到龙身上,最后用铲刀从边缘处将糖画轻轻挑起,整个过程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小朋友们高举着他们的龙,像举

椅 轿

□林建南

至于自己坐没坐过这种椅轿,许多人并不知道,因为椅轿只适合四五岁前的幼儿乘坐,大一点的孩子就只能“轿”兴叹了,而大多数人对四五岁前的往事鲜少留有记忆。即使这样,我们对这种椅轿的印象还是颇深的,因为至少看过其他的小孩坐过,或者自己曾经帮大人照看过坐于其中的弟、妹,甚至于当上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后,也会让儿孙坐上这种椅轿。

老家在山区,村子的周围有一片竹林,农闲的时候,村民们就会到山上砍伐一些成熟的竹子到山外的集镇上卖,以此补贴家用。还有一些心灵手巧的人,对这些竹子进行一番加工,做些日常用品或手工艺品,可以多卖一点钱,从而提升竹子的附加值。那个时候,小小的村子,竟然出现了好几个擅长竹编的能工巧匠。那些采伐下来的粗

竹子,在他们灵巧的双手摆弄下,变得服服帖帖,曲直自如。那能屈能伸、能方能圆的竹架,那薄如蝉翼、光能照影的竹片,那细如丝线、韧如皮筋的竹条,就是他们用一把薄薄的刀细心地削出来的。

我们村的竹编工艺品,主要有簸箕、畚箕、米筛子、竹凉席、竹筷子、竹篮子、竹桌椅等。后来,有人突发奇想,制作椅轿吧。这种椅轿,平时也就是一把普通的竹椅子,供人们坐着喝茶、吃饭、聊天或者放置日常用品,但是,只要把它翻倒,让有轿子的一面朝上,就是一架椅轿,可供幼儿坐坐了。真是一举多得,方便实用。俗语说:高手在民间,不服都不行!

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,做这种竹椅轿,根本不需要一根铁钉或者一根铁线来加固绑定,全靠精准的尺寸和准确的位置,让竹

孔与竹片、竹片与竹片充分铆合、相互承接,让枝干、篾片和竹丝之间咬合稳定,基本达到严丝合缝、浑然天成的效果,这样才能承受重压,不易变形且经久耐用。

而这些能工巧匠,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汉,他们没有多少文化,也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。他们不懂得勾股定律、不懂得力的合成与分解,更不懂得什么优选算法,但是,他们虽无专业学识,却天赋异禀、勤思好学,凭着对生活的爱与憧憬,便是靠着那一双双粗糙的手,创造出奇迹。

一架看似简单的竹椅轿,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色彩,体会到生活的本真。生活,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可能。



陌路温暖

□刘 敬

老话说,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时难。这话不假。人在他乡,有时一阵风、一句话,都能勾起满怀心事。可也正因为如此,那些来自陌路人的不期然的暖意,才格外像寒夜里的星火,虽不炽烈,却足以照亮心房,让人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,每每念及,心头滚烫。

19岁那年,中专刚毕业,我揣着一张车票,从乡下老家辗转搭车去市里一家企业报到。出站口的风像后娘的手,一把掐住了脖子,我有点迷失了方向。写着单位地址的纸条早已被捏得发皱,但我仍没看到一辆公交车。想张嘴问人,又担心乡音太重。再低头看看脚边的袋子,里面挤着被褥、搪瓷缸和换洗衣物,还有母亲做的食物。那会儿,我真的是手足无措。

忽然,一个蹬三轮的大叔“嘎吱”一声停在了我跟前:“小伙子,去哪儿?”只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扣子还缺了两颗,但却笑得敞亮。当我嗫嚅着报出地址时,大叔说:“上车吧,顺路,给两元就行!”

实际上呢,压根儿就不顺路。七拐八绕,东转西行,终于到了一栋比较气派的厂办大楼前。大叔慢慢利住车,还费力地帮我提把蛇皮袋扛到了厂门口。可我翻遍口袋,竟只剩一元多了——身上的钱不知是丢了还是被偷了。我一时不知如何解释。大叔却嘿嘿一笑:“算了,你留着明早买包子吧!”说完调转头,叮叮当当消失在无尽的夜色里。

多年以后,我离开企业,走上了讲台。

我一直未曾想起蹬三轮车大叔当初带给我的那份温暖,也渐渐淡忘了当年的那份慌张无助,直到那年去邻市出差。

深秋的雨下着,我起早去赶车。谁知买票时才发现,钱包竟落在酒店了,那时手机转账和扫码支付尚未普及。我本能地提着笔记本电脑,匆匆往回跑。可转念一想,若是返回酒店,再折回赶往讲座现场,定会迟到。况且我本就是主讲人之一——怎么可以迟到呢?一阵茫然无措。

“兄弟,遇到啥难处了?”正纠结间,一个大叔凑过来,他手里拎着个网兜,里面的红苹果还滚着水珠。我有些烦躁地说钱包落在酒店了,怕是赶不上这一趟车。大叔一怔,似未明白。我便又沮丧地抱怨了

两句,说来本市交流,还有很多同仁和学生正在附中等我……大叔又一愣,笑道:“你也是老师呀!我家小子也在附中读过呢,现在已经大二啦!”说完,竟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元来,硬要塞给我。我很意外,更觉惭愧,一时也拗不过,就索要他的电话,承诺一定归还云云。大叔却拼命摇头:“不用不用,我家小子上中学时,没少得到老师的关爱和照顾。有次生病,还是老师冒雨及时送进医院的,我到现在都没好好谢过人家呢。将心比心,这点小忙一定要帮,你赶紧买票去吧!”

原来,这世上的暖,从来都是牵连不断的,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,你传给我,我再传给别人。